諸家類

八編類纂

七十五

1カロ3
1717
77-75

芸七十七

1717
77-75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一

左編

諸家 方技

西漢李尋 天文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尚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中等守法師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爲星歷除尋爲吏數爲翟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厚遇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以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阨會之象其意以爲且有洪水爲災乃說

根曰書云天聰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太微四
門廣開大道五經六緯尊術顯士翼張舒布燭臨四
海少微處士爲北爲輔故次帝廷女宮在後聖人承
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天官上相上將皆顓面正朝
憂責甚重要在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
咎奉穆公說諓諓之言任仡仡之勇身受大辱社稷
幾亡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
列王道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
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
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

友彊輔庶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
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
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
舉錯詩道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政
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卽蓄備以待之故社
稷以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
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燕雄爲禁大冤之引也此
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
女孽入宮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湧溢旁官闕仍
出月本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

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盛冬雷電潛龍爲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塡上見日蝕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天改洪水通欲盪滌流彗通欲掃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屢者頗有變改小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亡已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薦求幽隱拔擢賢士任以大職諸闕茸佞諂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支敗地理涌趨邪陰湛溺太陽爲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

感陰陽猶鐵炭之低卬見效可信者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敞王望可與圖之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卽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母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與命重民悼懼變異不恣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卽新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竝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久汙玉堂之

署比得召見云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廡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谷人君之表也故曰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祐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

雲邪氣起者法爲羣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旦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瘉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

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
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
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
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
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大微帝庭揚光煇紀上將近
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
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
臣已不足仗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
士無疆所惡以崇社稷尊疆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
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
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
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
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以當周遍而官作態低
卬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大白發越犯庫兵寇之
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
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
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佞執微言毀譽進類
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
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
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牙以盪滌濁濊消散

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
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
陛下也政急則出晉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
見而爲彗茀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
守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
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咸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
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
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
爵其月土溼奧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

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
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耆蚤種之
然有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
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
於時月之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
意設羣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
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
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

落胍通偏黨失綱則滂溢爲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會皆川水漂踊與兩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爆爆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閑絕私路拔進英儁遐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閒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亾弘之屬乎故曰朝廷士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不

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救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儁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儁並興外戚顓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官作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克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以興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示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願留神反覆愚臣之言是時哀帝初立成帝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從尋言然來共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

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
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眞人
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東平夏賀良容丘丁
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
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
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
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
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
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
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

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
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見天
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
生災異息矣得道不行咎殃且亡不有洪水將出災
火且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遂從賀良
等議於是制詔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
大運一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
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大祖承皇統總百僚于元元
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
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

焉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天降非材之佑漢國再獲受命之符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爲政不德變異屢仍恐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刻可以永守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爲百姓蒙福卒無嘉應久旱爲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蠲除之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延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燉煌郡

東漢郎顗天文

郎顗字雅光北海安丘人也父宗學京氏易善風角

屋算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責卜自奉安帝
徵之對策爲諸儒表後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
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時日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
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古驗元知聞徵書到
夜縣印綬於縣廷而遁去遂終身不仕顗少傳父業
兼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百人晝研精義夜占
象度勤心鋭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
就順帝時災異屢見陽嘉二年公車徵顗乃詣闕拜
章曰伏見往年以來圀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雳
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
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
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
官殿官府多所構飾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
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廩鄙貧
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
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殆內
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者君臣上下相
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
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
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疑合夫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
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
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伏案飛候參
察衆政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
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
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
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
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殷肱良哉著於
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
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六得賜錢即復起矣何

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青興致升平其可得
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
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
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綱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
之作所謂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
平非不能面譬也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顗對七事一
事陵園至重聖神攸馮而災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
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
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
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易內

傳曰人居奢侈多飾宮室其時旱其災火是故魯僖遭旱修政自敕下鐘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人敏於影響陽嘉二年正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火災必當爲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永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彫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青祲息矣二事去年以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溫爲實清濁爲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效而寒溫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消息占曰君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溫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賢哲未聞朝廷有所實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災成戊巳今春當旱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

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饑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
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
陛下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四事臣竊見皇
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
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
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
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
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後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
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
凶其意昭然可見禮天子一娶元女嬪媵畢具今宮

人寺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閉人道不通鬱積之氣
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
主上昔武王下車出領宮之女表商容之閭以理人
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
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方今之福莫
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深思可簡出宮女聽其姻嫁
則天自降福子孫千億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
七日己丑夜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垣
日乃滅春秋曰有星孛於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
火爲大辰罰又爲大辰所以孛一宿非極又爲大辰

而連三宿者言非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兵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斂勿妄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千戚建幷旗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日傍氣色白而純者名爲虹貫日中侵太陽也見於春者政變常者也方今中官外司各考事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捕備經考毒掠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巳內省以備後災凡諸考案幷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中召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處巳進賢之策天下興議異人同容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蚤禳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也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

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
仲十年詩汜歷樞曰卯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
天門出入候聽言神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
善則昌厥惡則亡於易雄雉秘歷今值困乏凡九二
困者衆小人欲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
亨其唯君子乎惟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
志不去其道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尼即位之
元紫宮驚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妖祥未盡
君子思患而預防之臣以爲戌仲已竟來年入季文
帝改法除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

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
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爲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
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
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臺詰顗曰對云白虹貫日
政變常也朝廷率由舊章何所變易而言變常又言
當大蠲法令革易官號或云變常以致災或云改舊
以除異何也又陽嘉初建復欲改元據何經典其以
實對顗對曰方春東作布德之元陽氣開發養導萬
物王者因天視聽奉順時氣宜務崇溫柔遵其行令
而今立春之後考事不息秋冬之政行乎春夏故白

虹春見掩蔽日曜凡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斯皆臣下執事刻急所致殆非朝廷優寬之本此其變常之咎也又今選舉昔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椽屬公府門巷賓客塡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克塞道路開長姦門與致浮僞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竟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忻中斯固遠近之論當今之宜又孔子曰漢三百載計斗歷改憲三百四歲爲一德五德千五百一十歲五行更用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者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以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故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去奢即儉以先天下改易名號隨事稱謂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同歸殊塗一致百慮是知變常而善可以除災變常而惡必致於異今年仲竟來年入季仲終季始歷運變改故可改元所以順天道也臣顓愚蔽不足以答聖問顓又上書薦光祿大夫黃瓊處士李固幷陳消災之術復條便宜四事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

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涸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人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人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

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及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君弱臣疆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從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

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斥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發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晉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饑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異然後妖異可消五典順序矣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大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者今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拜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惠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

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擊繫
尒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
人之咎丁丑大風捲瀧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
所以感悟人君慮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
一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
賜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訪
災爲其方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
用朝政不改者立春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
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
分當鼎鑊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即去歸家至
四月京師地震遂陷其夏大旱秋黃黑人馬巳城破
代郡兵明年西羌寇隴右皆略如顗言後復公車徵
不行同縣孫禮者積惡凶暴好爲游俠與其同里人
常慕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頗以此結怨遂爲禮所
殺

東漢蘇竟　天文

蘇竟字伯況扶風人也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
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王莽時劉歆等共典
校書拜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
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

奴建武五年冬盧芳略得北邊諸郡帝使偏將軍隨
弟屯代郡竟病篤以兵屬弟詣京師謝罪拜侍中數
月以病免初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爲
寇而劉歆兄子龔爲其謀主竟時在南陽與龔書曉
之曰君執事無恙走昔以摩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
從事出入校定秘書竊自依依未由自遠蓋聞君子
慈同類而傷不遇人無智愚見智能窮兵必亡故變名
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能窮心高祖皆智之至
遠逝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
也閒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岑乃後覺悟棲遲養德

先世數子又何以加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
之間研考異同揆之圖書測之人事得失利害可陳
於目何自貢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
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未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
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知誰是稱兵據士可圖
非望或曰聖王未啟宜觀時變倚疆附大顧望自守
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爲漢赤制玄包幽
室文隱事明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
無窮之符王氏雖乘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
宗氏屠滅非其效歟皇天所以眷顧踟躕憂漢子孫

者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徵以師曠雜事
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諸儒或曰
今五星矣咎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効太白出入過
度熒惑進退見態填星繞帶天街歲星不舍氐房以
爲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蓋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
有所主夫房心卽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爲燕分漁陽
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道亂擁兵王赫
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
亡新之末失行算度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沒羽林
或裴徊藩屏或躑躅帝宮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沈

或衰微暗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鉤或偃蹇不禁
皆大運蕩除之祥聖帝慮存之兆也賊臣亂子往往
錯互指麾妄說轉相壞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
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
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卽黎丘秦豐之都也是時月
入畢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
祭於畢求助天也夫以甲申爲八魁八魁上帝開
塞之將也主將惡擾兵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
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岑營上散爲數百而
滅奎爲毒蟲主庫兵此二變郡中及延岑士衆所共

見也是故延岑遂之武當託言發兵實避殃今年比
卦部歲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兵愛歲
禍也德在中宮刑在本水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
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
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藟之詩求福不回
其若是乎圖讖之占象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
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
不從管蔡之亂也景帝之悅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
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連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
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

壞人不得支宜容與太守劉君共謀降議仲尼棲棲
墨子遑遑愛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祿茅焦于
秦豈求報利盡忠博愛之誠憤懣不能已耳又與仲
況書諫之文多不載於是仲況與龔遂降龔字孟公
長安人善論議扶風馬援班彪並器重之竟終不伐
其功潛樂道術作記論篇及文章傳於世年七十卒
於家

東漢張衡 天文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
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

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算罔論言甚詳明衡不慕
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
動儀以精銅鑄成圓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
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
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
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
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
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
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
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
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
地動所從方起。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
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
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驗之以九宮
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暑所由或察
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
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識書識書始出蓋知之
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
之時莫或稱識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
所述著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

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各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于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

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子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大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

爲其慮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
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永和初出爲河
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
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擒上下
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
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
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
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閒七辯巡詰懸圖凡三
十二篇永初中詔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駟驗等著
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

事會並卒而衡常嘆息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
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
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
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
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眞宜
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著
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梁庾季才　天文

庾季才江陵人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
玄象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

郎領太史帝亦頗明星歷謂曰朕猶慮禍起蕭墻季才曰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鎮荆陝還都以避其患俄而江陵覆滅宇文泰一見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曰卿宜盡誠事孤當以富貴相荅初荆州覆亡衣冠士人多沒爲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泰問何能若此季才曰郢都覆敗。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爲賤隸誠竊哀之。故贖購耳。泰乃悟曰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爲奴婢者數千口武定二年與王褒庾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大夫後宇文護執政問以天道徵祥對曰頃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護沈吟久之曰吾今意如此但辭未獲免自是漸疎及護夷滅閱其書記有假託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誅唯得季才兩紙盛言緯候宜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季才甚得人臣之禮因賜粟帛遷太史中大夫詔撰霈臺祕苑宣帝嗣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及楊堅爲丞相嘗夜召問天時人事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悉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得爲箕潁事乎堅默然久之曰吾今譬騎虎誠不得下矣因賜以綵帛曰愧公此意大定元年正月季才上言今月戊戌平旦青

氣如樓闕見國城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爲六甲之始子爲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爲天數其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爲得天數今月甲子宜應天受命堅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帝將遷都夜與高熲蘇威二人定議季才且奏

臣仰觀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允襲必有遷都且漢營北城經今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人願爲遷徙計帝愕然謂熲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謂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地形等志謂曰天道祕奧指測多途執見不同不欲令外人千預此事故令公父子共爲之及書成奏之賜米帛甚優以年老頻求去職優旨每不許會張胄玄歷行及表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異常令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撰靈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

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

子賢亦爲太史令楊玄感反煬帝問曰玄感成乎賢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

唐嚴善思天文

嚴善思名撰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通儒術該曉圖讖善思傳延業武后時擢監察御史兼右拾遺內供奉數言天下事方酷吏構大獄以善思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趾五歲得

遠先時李淳風死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聖曆二年熒惑入輿鬼后問其占對曰大臣當之是年王及善卒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東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且玄闕石門冶金鋼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靜多所驚黷若別攻隧以入其中即往昔葬時神位前定更且有害曩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

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
漢積祀四百、魏晉祚率不長、亦其驗也、今若更擇吉
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
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
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
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遷禮部侍郎表皇后擅
政、爲社稷憂、求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
地、相王所居有葦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
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初譙王重福徙均
州過汝善思爲制史及謀反僞除禮部尚書重福敗
坐闕通論死吏部尚書宋璟戶部郎中李邕薄其罪
給事中韓思復固請乃流靜州始善思爲御史中書
舍人劉允三爲酷吏所陷且死善思力誦其寃得免
戶部尚書王本立見之曰祁奚之救叔向嚴公有之
後見允濟語未嘗及之思復之解善思也亦不自德
時稱長者之報後遇赦還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
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八十五云

宋胡宿 天文

胡宿毘陵人官至樞密副使宿通陰陽五行天人災
異之說南京鴻慶宮災宿以謂南京聖宋所以受命

建號而大火主于商丘國家乘德而王者也今不領于數祠官而比年數災宜修火祀事下太常歲以長至奉祠商丘自宿始慶曆六年夏河北河東京東同時地震而登萊尤甚宿以歲推之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于子而極于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未即勝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而其位在乾今西北二虜中國之陰也宜爲之備不然必有兩盜起于河朔明年王則以貝州叛宿又以爲登萊視京師爲東北易艮少陽之位也今二州並置金坑多聚民以鑿山谷陽氣損泄故陰盛而動縣官入金歲幾何小利而大害可即禁止以寧地道

祐五年正月會霧宮災是歲冬至祀天南郊以三聖並配明年大旱宿曰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即言宜用迭配如初

金馬貴忠　天文

馬貴忠爲司天提點與校書郎高守元秦天象災異忤旨海陵皆杖之黜貴忠大同判官久之遷司天監正隆三年三月辛酉朔日當食不食海陵謂貴忠曰自今凡遇日食皆面奏不須頒示內外海陵伐宋問曰朕欲自將伐宋天道何如貴忠對曰去年十月甲

戊熒惑順入太微至屏星留逗西出占書熒惑常以
十月入太微庭受制主伺無道之國十二月太白晝
見經天占爲兵喪爲不臣爲更主又主有兵罷無
兵兵起鎮戎軍地震大風海陵以問貴忠曰伏陰逼
陽所以震也又問曰當震大風何也對曰土失其性
則地震風爲號令人君命令嚴急則有烈風及物之
災六年二月甲辰朔日有暈珥戴背海陵問近日天
道何如貴忠曰前年八月二十九日太白入太微右
掖門九月二日至端門出並歷左右執法太微爲天子南宮太白兵將之象其占兵入天
子之廷海陵曰今將征伐而兵將出入大微正其事
也貴忠又曰當端門而出其占爲受制歷左右執法
爲受事此當有出使及或爲兵或爲賊海陵曰兵興
之際小盜固不能無者被害於揚州貴忠之言皆驗

終

左編

諸家類方技

漢翼奉 雜占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師二人經術皆明衡爲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悖學不仕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待詔宣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

臨以宣帝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

正人誠鄉正雖愚爲用若迺懷邪知益爲害平昌矣
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爲客時爲主人以
律知人情王者之祕道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
以奉爲中郎召問奉來者以善日邪時就與邪日善
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日辰爲客時爲主人見於
明主侍者爲主人辰正時邪見者正侍者邪辰邪時
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大
邪之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
時邪辰正見者反邪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
邪見者反正辰爲常事時爲一行辰疏而時精其效

同功必參互觀之然後可知明年地震詔求直言奉
上疏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
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
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
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貌今年太陰建
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曆以甲午從春歷中甲庚
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百年之精歲也
正以精歲未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
連月久陰雖有蠲除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
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

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疎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乃爲平均今左右三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爲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爲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

宋伯姬是矣唯陛下材察明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爲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効日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乃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拳願復賜間卒其終始上復延問以得失奉以爲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已累年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未正乃上疏曰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盛

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徭役、其時未有甘泉
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
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
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
財、廢而不爲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
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今漢初取
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
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
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
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以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

饉加之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
溷濁日光侵奪、蹙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愓
愓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成周）
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
延長而以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
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行
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
之禮雖周之隆盛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
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國廟有七云東
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就

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聖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上遂從之及匡衡爲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之

魏管輅　雜占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猶不可止自言我年雖小然眼中喜視天文當云家雞野鵠猶尚知時況於人乎嘗謂忠孝信義人之根本不可不厚廉介細直士之浮飾不足爲務也自言知我者稀則

我貴矣安能斷江漢之流爲激石之清樂與季主論道不欲與漁父同舟此吾志也其事父母孝篤兄弟順愛士友皆仁和發中終無所闕臧否之士晚亦服焉父爲瑯琊即丘長時年十五來至官舍讀書始讀詩論語及易本便開淵布筆辭義斐然于時冀上有遠方及國內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也瑯琊太守單于春雅有材度聞輅一冀之儁欲即見輅父即遣輅造之大會賓客百餘人坐上有能言之士輅問子春府君名士加有雄貴之姿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之子春

大喜便酌三升清酒獨使飲之酒盡之後問子春今欲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邪子春曰吾欲自與卿旗鼓相當輅言始讀書論易本學問微淺未能上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也子春言此最難者而卿以爲易邪於是倡大論之端遂經於陰陽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及衆士互共攻劫論難蜂起而輅人人對答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材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

化之數不徒有言也

晉郭璞　雜占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有郭公者客居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中書九卷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攘災轉禍通致無方雖京房管輅不能過也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而爲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歎曰嗟乎黔黎將墊於異類桑梓其剪爲龍荒乎於是潛結姻昵及交游數十家欲避地東南抵將軍趙固會固所乘良馬死固惜之不接賓客璞至門吏不爲

通璞曰吾能活馬吏驚入白固固趣出曰君能活吾
馬乎璞曰得健夫二三十人皆持長竿東行三十里
有丘林廟社者便以竿打掊當得一物宜急持歸得
此馬活矣果如其言得一物似猴持歸此物見馬死
便噓吸其鼻頃之馬起奮迅嘶鳴食如常不復見向
物固奇之厚加資給行至盧江太守胡孟康被丞相
召爲軍諮祭酒時江淮清宴孟康安之無心南渡璞
爲占曰敗康不之信璞將促還去之愛主人婢無由
而得乃取小豆三斗繞主人宅散之主人晨見赤衣
人數千圍其家就視則滅甚惡之請璞爲卦璞曰君

家不宜畜此婢可於東南二十里賣之慎勿爭價則
此妖可除也主人從之璞因令人賤買此婢復爲符
投於井中數千赤衣人皆反縛一一自投於井主人
大悅璞携婢去後數旬而盧江陷明帝之在東宮與
溫嶠庾亮並有布衣之好璞亦以才學見重埒於嶠
亮論者美之然性輕易不修威儀嗜酒好色時或過
度著作郎于寶常誡之曰此非適性之道也璞曰吾
所受有本限用之恒恐不得盡卿乃憂酒色之爲患
乎璞既好卜筮縉紳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
客傲以自解有曰支離其神憔悴其形形廢則神正

跡粗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得
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灰心而形遺不外
累而智喪無岩穴而寂無江湖而放浪永昌元年
皇孫生璞上疏曰臣去春啟事以囚固充斥陰陽不
和推之卦理宜因郊祀作赦以蕩滌瑕穢不然將來
必有愆陽苦雨之災崩震薄蝕之變狂狡蠢戾之妖
其後月餘日果薄闘去秋以來諸郡並有暴雨水皆
洪潦歲用無年適聞吳興欲有搆妄者咎徵漸成臣
甚惡之頃者以來役賦轉重獄犴日結百姓困擾廾
亂者多小人愚嶮共相扇惑雖勢無所至然不可不

虞按洪範傳君道虧則日蝕人憤怨則水涌溢陰氣
積則下伐上此微理潛應已著實於事者也假令臣
遂不幸諺中必貽陛下側席之憂今皇孫載育天固
霧基黔首顒顒實望惠潤又歲涉午位金家所忌宜
於此時崇恩布澤則火氣潛消災譴不生矣陛下上
籌天意下順物情可因皇孫之慶大赦天下然後明
罰敕法以肅理官克厭天心慰塞人事兆庶幸甚禎
祥必臻矣疏奏納焉即大赦改年時暨陽人任谷因
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
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産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

出一蛆子便去谷遂成宦者後詣闕上書自云有道術帝留谷於宮中璞復上疏曰任谷所爲妖異無有因由陛下玄鑒廣覽欲知其情狀引之禁內供給安處臣聞爲國以禮正不聞以奇邪所聽惟人故神降之吉陛下簡默居正動遵典刑按周禮奇服怪人不入宮況谷妖詭怪人之甚者而登講肄之堂容通殿省之側塵黷日月穢亂天聽臣之私情竊所以不取也陛下若以谷信爲神靈所憑者則應敬而遠之夫神聰明正直接以人事若以谷爲妖蠱詐妄者則當投畀裔土不宜令襄近紫闥若以谷或是神祇告譴爲國作青則當克已修禮以弭其妖不宜令谷安然自容肆其邪變也臣愚以爲陰陽陶甄變化萬端亦是狐狸魑魅憑陵作慝願陛下採臣愚懷特遣谷出臣以人乏忝荷史任敢忘直筆惟義是規其後元帝崩谷因亡走璞以母憂去職卜葬地於暨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爲言璞曰當卽爲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未幾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諝川陳述爲大將軍椽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溘璞哭之哀甚呼其字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時明帝卽位踰年未改號而熒惑守房璞

嵩休歸帝乃遣使齎手詔問璞會暨陽縣復上言曰赤烏見璞乃上疏請改年肆赦璞嘗爲人葬帝微服往觀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也帝曰出天子邪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璞素與桓彝友善彝每造之或值璞在婦間便入璞曰卿來他處自可徑前但不可廁上相尋耳必客主有殃彝後因醉詣璞正逢在廁掩而觀之見璞裸身被髮銜刀設醮璞見彝撫心大驚曰吾每屬卿勿來反更如是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天實爲之將以誰咎璞終與王敦之禍彝亦死蘇峻之難王敦之謀逆也溫嶠庾亮使璞筮之璞對不決嶠亮復令占已之吉凶璞曰大吉嶠等退相謂曰璞對不了是不敢有言或天奪敦魄令吾等與國家共舉大事而璞云大吉爲是舉事有姓崇者構璞於敦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固疑璞之勸嶠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詰南崗斬之

晉戴洋雜占

戴洋吳興長城人也年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蘇說死
晉天使其爲酒藏吏授符籙給吏從幡麾將上蓬萊
崑崙積石太室恒廬衡等諸山既而遣歸逢一老父
謂之曰汝後當得道爲貴人所識及長遂善風角元
帝將登阼使洋擇日洋以爲宜用三月二十四日丙
午太史令陳卓奏用二十二日言昔越王用甲辰三
月反國范蠡稱在陽之前當主盡出上下盡空德將
出游刑入中宮今與此同洋曰越王爲吳所囚雖當
時遜媚實懷怨憤蠡故用甲辰乘德而歸留刑吳宮
今大王內無含咎外無怨憤當承天洪命納祚無窮
何爲追越王去國留殃故事邪乃從之及祖約代兄
鎮譙請洋爲中典軍遷督護永昌元年四月罡中時
有大風起自東南折木洋謂約曰十月必有賊到譙
城東至歷陽南方有反者主簿王振以洋爲妖白約
收洋付刺奸而絕其食五十日言語如故約知其有
神術乃赦之而讓振振後有罪被收洋救之約曰振
往日相擊今何以救之洋曰振不知風角非有宿嫌
振往時垂餓死洋養活之振猶尚遺忘夫處富貴而
不棄貧賤甚難約義之即原振賜洋米三十石至十
月三日石勒騎果到譙城東洋言於約曰賊必向城

父可遣騎水南追之步軍於水北斷要路賊必敗約
竟不追賊乃掠城父婦女輜重而去約將魯延求追
賊洋曰不可約不從使兄子智與延追之賊僞弃婦
女輜重走智與延等爭物賊還掩之智延僅以身免
士卒皆死約表洋爲下邑長時梁國人反逐太守袁
晏梁城峻嶮約欲討之而未決洋曰賊以八月辛酉
日反日辰俱王辛德在南方酉受自刑梁在譙壯乘
德伐刑賊破云又甲子日東風而雷西行譙在東南
雷在軍前爲軍驅除吉吳伐關羽天雷在前周瑜拜
賀今與往同故知必尅約從之果平梁城太寧三年
正月有大流星東南行洋曰至秋府當移壽陽及王
敦作逆約問其勝敗洋曰太白在東方辰星不出兵
法先起爲主應者爲客辰星若出太白爲主辰星爲
客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先起兵者敗今有客無主有
前無後宜傳檄所部應詔伐之約乃率衆向合肥俄
而敦死衆敗遂住壽陽洋又曰江淮之間當有軍事
譙城虛曠宜還固守不者雍丘沛皆非官有也約不
從豫土遂陷於賊咸和元年春約南行值大雷雨
西南來洋曰甲子西南天雷其夏必失大將至夏汝
南人反執約兄子濟送於石勒約府地忽赤如丹洋

曰按河圖徵云地赤如丹血丸丸當有下犯上者恐十月二十七日胡馬當來飲淮水至時石勒騎大至攻城大戰其日西南兵火俱發約大懼會風迴敗還時傳言勒遣騎向壽陽約欲送其家還江東洋曰必無此事尋而傳言果妥咸和初日暈在角有赤白珥約問洋洋曰角爲天門開布陽道官門當有大戰俄而蘇峻遣使招約俱反洋謂約曰蘇峻必敗然其初起兵鋒不可當可外和內嚴以待其變約不從遂與峻反至二年五月大風雷雨西北來城內晦暝洋謂約曰雷鳴人上明使君當遠佞近直愛下賑貧昔秦有此變卒致亂亾約大怒收洋繫之遣部將李黑將兵到廬江其衆盡散約召洋出問之曰吾還東何如留壽陽若留壽陽何如入胡洋曰東入失半入胡滅門留壽陽尚可約欲東向歷陽其衆不樂東下皆叛約劫約姊及嫂奔於石勒約到歷陽祖渙問洋曰君咎言平西在壽陽可得五年果如君言今在歷陽可得幾時洋曰得六月耳約問洋臺下及此氣候何如洋曰此當復有反者臺下來年三月當太平江州當大喪後南方復有軍事去此千里尋而牽騰叛約率所親將家屬奔於石勒二月而天子反正四月而

溫嶠卒郭默據湓口以叛後勒誅約及觀屬並盡皆
如洋言約既敗洋往尋陽時劉胤鎮尋陽繼問洋曰
我病當差不洋曰不憂使君不差憂使君今年有大
厄。使君年四十七行年入庚寅太公陰謀曰六庚爲
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年與命拜必自當忌
十二月二十二日庚寅勿見客。胤曰我當解職將還
野中治病洋曰使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胤曰溫公
不復還邪洋曰溫公雖還使君故作江州俄如其言
九月甲寅申時迴風從東來入胤兒船中吾過狀如
匹練長五六丈洋曰風從咸池下來攝提下去咸池
爲刀兵大殺爲死喪到甲子日申時府內大聚骨埋
之胤問在何處洋曰不出州府門也胤架府東門洋
又曰東爲天牢牢下開門以五十人備守拜以百人備東
洋又曰臘近可開門憂天獄至十二月十七日
北寅上以邾害氣胤不從二十四日壬辰胤遂爲郭
默所害南中郎將桓宣以洋爲參軍將隨宣往襄陽
太尉陶侃留之住武昌時侃謀北伐洋曰前年十一
月熒惑守胃昴至今年四月積五百餘日昴趙之分
野石勒遂死熒惑以七月退從畢右順行入黃道未
及天關以八月二十二日復逆行還鈎繞畢向昴昴

畢爲邊兵主胡火、故置天弓以射之、熒惑逆行司無
德之國石勒死是也、勒之餘燼、已自殘害今年官與
太歲太陰三合癸巳癸爲北方北方當受災歲鎮二
星共合翼軫從子及巳徘徊六年荆楚之分歲鎮所
守其下國昌、豈非功德之徵也、今年六月鎮星前角
亢角亢鄭之分歲星移入房太白在心心房宋分順
之者昌逆之者亾石季龍若興兵東南北其死會也
官若應天伐刑、經據宋鄭、則無敵矣、若天與不取、反
受其咎佩志在中原聞而大喜會病篤不果行佩薨
征西將軍庾亮代鎮武昌復引洋問氣候洋曰天有

白氣喪必東行不過數年、必應尋有大鹿向西城門、
洋曰野獸向城、主人將去城東家夜半望見城內有
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覆與火俱出城
東北行至江乃滅洋聞而歎曰此與前白氣同時、亮
欲西鎮石城或問洋此西足當欲東不、洋曰不當也
咸康三年洋言於亮曰武昌土地有山無林、疎可圖
始、不可居終、山作八字、數不及九脊吳用壬寅來上
創立宮城至巳酉還下秣陵陶公亦涉八年士地盛
衰有數人心去就有期、不可移也、公宜更擇吉處戎
昌不可久住五年亮令毛寶屯邾城九月洋言於亮

曰毛豫州今年受死昨朝大霧晏風當有怨賊報仇攻圍諸矣誠宜遠慎邏寶問當在何時答曰五十日內其夕又曰九月建戌朱雀飛驚征軍還歸乘戴火光天示有信災發東房葉落歸本慮有後患明日又曰昨夜火殃非國福今年架屋致使君病可因燒屋移家南渡無嫌也寶即遣兒婦還武昌尋傳賊當來攻城洋曰十月丁亥夜半時得賊問干爲君支爲臣丁爲征西府亥爲刺城功曹爲賊神加子時十月水王木相王相氣合賊必來寅數七子數九賊高可九千人下可七千人從魁爲貴人加丁下尅上有空亡之事不敢進武昌也賊果陷邾城而去亮問洋曰故當不失石城否洋曰賊從安陸向石城道太白當伐身無所慮亮曰天何以利胡而病我洋曰天符有吉凶土地有盛衰今年害氣三合巳亥巳爲天下亥爲戎胡石虎亦當受死今乃不憂賊但憂公病耳亮曰何方救我疾洋曰荆州受兵江州受災公可去此二州。亮曰如此當有解否洋曰恨晚猶差不也亮竟不能解二州遂至大困洋曰昔蘇峻時公於白石祠中祈福許賽其牛（荒唐）至今未解故爲此鬼所祟亮曰有之君是神人也或問洋曰庾公可得幾時洋曰見明年

時亮已不識人咸以爲妄果至正月一日而薨

晉顧愷之畫

顧愷之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善丹青圖寫特妙謝安深重之以爲自蒼生以來未之有也俗傳謂之三絕畫絕痴絕才絕愷之每畫人成或數年不點目精曰四體妍蚩本無關少於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每重嵇康四言詩因爲之圖常云手揮五弦易目送歸鴻難嘗圖裴楷象頰上加三毛觀者覺神明殊勝又爲謝鯤象在石巖裡云此子宜置丘壑中欲圖殷仲堪有目疾固辭愷之曰明府正爲眼耳若明點瞳子飛白拂上使如輕雲之蔽月豈不美乎仲堪然之愷之建層樓爲畫所疾風暴雨烈暑祁寒並不下筆炎涼皆過天地明朗時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金陵瓦棺寺初置僧衆設會請朝賢鳴刹注疏其時士大夫無有過十萬者既至愷之刹注一百萬愷之素貧時以爲大言僧後寺成一勾疏愷之曰宜置一壁遂閉戸往來一百餘日畫維摩一軀工畢將點眸子謂寺僧曰第一日開見者責施十萬第三日可任例責施及開戸光明照寺施者填咽俄而果百萬錢也

張僧繇 畫

張僧繇于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爲妄誕因點其一須臾雷霆破壁一龍乘雲上天一龍不點日者見在唐閻立本見僧繇江陵畫壁曰虛得名耳再往曰猶近代名手也三往于是寢食其下數日而後去立本亦以畫名

唐吳道元 畫

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也舊名道子少孤貧客游洛陽學書於張顛賀知章不成因工畫未冠深造妙處若悟之於性非積習所能致初爲兗州瑕丘尉明皇聞之召入供奉更今名復以道子爲字由此名振天下大率師法張僧繇或者謂爲後身焉至其變態縱橫眞造物相上下則僧繇疑不能及也且畫有六法世稱顧愷之能備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而使之呻吟道子画驢於僧房一夕而聞有踏籍破迸之聲僧繇畫龍點睛則聞雷破壁飛去道子畫龍則鱗甲飛動每天雨則煙霧生且顧冠於前張絕於後而道子乃兼有之則自視爲如何也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畫鬼神於天宮寺資母冥福道子使旻屏去縗服用軍裝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雄傑奇

偉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駭悚而道子解衣磅礴因用其氣以壯畫思落筆風生爲天下壯觀故庖丁解牛輪扁斲輪皆以技進乎道而張顛觀公孫大娘舞劍器則草書入神道子之於畫亦若是而已況能屬驍將如此氣槩而豈常者哉然每一揮筆必須酣飲此與爲文章何異正以氣爲主耳至於画圓光最在後轉臂運墨一筆而成觀者喧呼驚動坊邑此不幾於神耶且貴耳賤目者人之常情在當時猶取重若是況於傳遠乎議者謂有唐之盛文至於韓愈詩至於杜甫書至於顏眞卿畫至於吳道元天下之難事畢矣世所共傳而知者惟地獄變相觀其命意得陰陽受陽作陰報之理故畫或以金胄雜於棁栭固不可以體與迹論當以情放而理推也

宋李公麟畫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熙寧中登進士第大抵公麟以立意爲先布置緣飾爲次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焉至率略簡易處則終不近也蓋深得杜甫作縛雞行不在雞蟲之得失詩體制而移於畫如甫作縛雞行不在雞蟲之得失乃在於注目寒江倚山閣之時公麟画陶潛歸去來圖不在於田園松菊乃在於臨清流處甫作茅屋

爲秋風所拔、嘆雖衾破屋漏非所恤、而欲大庇天下
寒士俱歡、顏公麟作陽關圖、以離別慘恨爲人之常
情、而設釣者於水濱、忘形堪坐、哀樂不關其意、其他
種種類此、唯覽者得之、

五代郭忠恕 畫

郭忠恕柴世宗朝以明經中科第歷官迄國朝太宗
最喜忠恕名節特遷國子博士忠恕作篆隸凌轢晉
魏以來字學喜畫樓觀臺榭皆高古置之庸衆世目
未必售也頃錢塘有沈姓者收忠恕畫每以示人則
人輒大笑歷數年而後方有知音者謂忠恕必也如

韓愈之論文以謂時時應事、作下俗文章、下筆令人
慙、及示人以爲好惜古文之難知、也如此今於忠恕
之畫亦云、忠恕隱於畫者後謫官江都、踰旬失其所
在後閱數歲、與陳博會於華山而不復聞、蓋亦仙去
矣、

左編

諸家　方技

宋穆修易數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陳摶傳易學性豪
褊少合多避京洛聞人嘗書其句於禁中壁間眞宗
見之深加賞歎問侍臣曰此爲誰詩或以穆修對上
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宰相丁謂在側曰此人
行不遂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修與謂有布衣舊謂赴
夔漕修猶未仕相遇漢上謂意欲修先致禮修竟不

一揖而去謂衙之由是短于上前後謂貶珠崖徙道州修有詩云却謁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能也登進士第後爲頼文學恭軍故當時呼之曰穆恭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厚者得金鳩工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肆其輒耽閱修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後事聲律未知古文修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宋李之才　易數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朴直坦率自信無少矯厲師南河穆修修性卞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專之益謹卒能受易時蘇舜欽輩亦從修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才爾修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摶源流最遠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爲衛州獲嘉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以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

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榮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容君盍不去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之晚友人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孟

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殊所敢品目而发於卑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恨其貧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延年復書曰今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延年素不喜謁貴仕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道卿薦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五人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調兵河東辟之才澤州簽署判官澤人劉義叟從受曆法世稱義叟曆法遠出古今

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啟之在澤轉殿中丞後寶曆五年卒於懷州官舍

宋邵伯溫易數

邵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初蔡確之相也神宗崩哲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光子康請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爲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光門下康遂作書

如恕言恕蓋以康爲光子言確有定策功世必見信既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陽連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奏確誹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宜仁后憫之呂大防謂康素以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溫既至官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嘗專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順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

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廉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生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於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蘇純仁於永昌或爲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瑕慶路帥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

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小人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宣仁太后之誣伯溫既辨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岳廟久之知陝州靈寶縣徙主管永興軍糴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溫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寬劍門伯溫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劍門賊竟不能

入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宜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三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遏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爲相乞行追錄始贈秘閣修撰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

宋朱震 易數

朱震字子發荊門軍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一見大器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爲參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召之既至上問以易春秋之旨震具以所學對上說擢爲禮部員外郎兼川陝荊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言荊襄

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以下江西之州。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此逸待勞萬全計也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傅以震爲贊讀遷中書舍人兼翊善轉給事中遷翰林學士是時虔州民爲盜天子以爲憂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雖誘之爲盜。亦不爲矣。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本郡凡

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奬勸上從其言故事當衰無享廟之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祀天地於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自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參議卒用御史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鄉明堂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其於象數加

詳焉

宋廖應淮 易數

廖應淮字學海建昌南城人也嘗抵掌大呼曰始余謂天非宋天今地非宋地矣語浪似道使闖其醒即之應淮曰某年某月地髮徧白渰水西流是其祥矣至淳祐八年夏四月八日果然賈似道使僞應淮來叩應淮曰某年樊陷襄降某年長江飛渡某年宋亡似道畏惡甚然以地髮驗不加罪又謂太學熊希聖曰吾嘗端居層樓俯瞰通衢聞風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某年官車晏駕某年似道殛死某年妃

后皇子覲王卿相南北走噓吸事耳公念此奚爲又謂進士尹應許曰吾數中甲戌無殿試丙子無科舉奈何自是朝大夫都邑人至戒門以絕而識與不識皆望而却走矣

魏周宣 占夢

周宣字孔和樂安人也東平劉楨夢地生四足穴居門中使宣占之宣曰此爲國夢非君家之事也當殺女子而作賊者頊之女賊鄭姜遂俱夷討以蛇女子之祥足非蛇之所宜故也文帝問宣曰吾夢殿屋兩足墮地化爲雙鴛鴦此何謂也宣對曰後宮當有暴

死者帝曰吾詐卿耳宣對曰夫夢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占吉凶言未畢而黃門令奏宮人相殺無幾帝夜問曰我昨夜夢青氣自地屬天宣對曰天下當有貴女子冤死是時帝已遣使賜薄后璽書聞宣言而悔之遣人追使者不及帝復問曰吾夢磨錢文欲令滅而更愈明此何謂邪宣悵然不對帝重問之宣對曰此自陛下家事雖意欲爾而太后不聽是以文欲滅而明耳時帝欲治楩之罪偏於太后但加賤爵以宣爲中郎屬太史常有問宣曰吾昨夜夢見豭狗其占何也宣對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豭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豭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卿試君耳何以皆驗邪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眞夢無異也又問宣曰三夢豭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豭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也祭祀既訖則豭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也豭狗既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復夢憂失火也宣之叙夢凡此類也

唐袁天綱相術

袁天綱成都人仕隋爲臨官令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淹以侍御史入天策爲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左衛率武德中俱以事流嶲州見天綱曰公等終且貴杜位三品難以言壽王韋亦三品後於杜而壽過之但晚節皆困見寶軌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軌後爲益州行臺僕射天綱後曰赤瓜于瞳方語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久必還果還爲都督

魏杜夔　聲律

杜夔字公良河南人也以知音爲雅樂郎中平五年以疾去官州郡司徒禮辟以世亂奔荆州荆州牧劉表令與孟曜爲漢王合雅樂樂備表欲庭觀之夔諫曰今將軍號不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無乃不可乎表納其言而止後表子琮降曹操操以夔爲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夔善鍾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長時散郎鄧靜尹齊

善詠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
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
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
黃初中爲太樂令協律都尉漢鑄鐘工柴玉巧有意
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時貴人見知夔令玉鑄
銅鐘其聲韻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
夔清濁任意頗拒捍夔夔玉更相白於操操取所鑄
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而玉之妄也於是罪玉
及諸子皆爲養馬士文帝丕愛待玉又嘗令夔與左
慈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瑟夔有難色由是帝意不
悅後因他事繫夔夔自謂所習者雅仕
官有本意猶不滿遂黜免以卒弟子河南邵登張泰
桑馥各至太樂丞下邳陳頒司律中郎將自左延年
等雖妙於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

隋萬寶常　聲律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齊後
謀還江南事泄復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妙達鐘
律遍工八音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寶常因
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諸
於絲竹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隋俱不得調開皇初

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爲黃鐘調寶常雖爲伶人譯等每召與議然言多不用後譯樂成奏之上召寶常問其可不寶常曰此亾國之音豈陛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因極言樂聲哀怨搖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且論八音旋相爲宮法改弦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一百四十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聲時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以來知音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曲無所疑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爲時人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寶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樂者附之而短寶常數詰公卿怨望蘇威因詰寶常所爲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悅之先生當言從胡僧受學云是佛家菩薩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當言所爲可以行矣寶常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四夷之樂非中國宜行其事竟寢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將盡時四海全盛聞言者皆謂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時樂人王令言

亦妙達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曰變變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其子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弒於江都

秦扁鵲　醫

扁鵲者勃海郡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舍客長桑君過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爲名耳爲醫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惟爺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

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帝之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虢太子死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爲中害精神不能主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日收乎曰未也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

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
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鑱石
撟引案杭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
解肌訣脉結筋搦髓腦揲荒爪幕湔浣腸胃漱滌五
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不能
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
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郤視文越人
之爲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言病之所在聞
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病應見於大
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子以吾言爲不
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循其兩股以至
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瞑舌
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
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
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
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
言未卒因噓唏服臆竜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睞
慈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
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纏緣中經維絡別下於三
焦膀胱是以陽脉下遂陰脉上爭會氣閉而不通陰

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
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破陰絕陽之色已廢脈亂
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
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歷中之
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
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
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煮之以更熨兩脇下太
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天下盡以
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
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扁鵲過齊齊桓侯客之入

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
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
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
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脉不治恐深桓
侯不悅一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
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
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
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
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

使望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
活也人之所病病道少故病有
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
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幷藏氣不定四不治
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
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
婦人即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
痺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
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
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魏華佗　醫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沛相
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曉養性之術時人
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方藥其療疾合湯
不過數種心解分劑不復稱量煮熟便飲語其節度
舍去輒愈若當灸不過一
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至語
人病者言已到應便被針病亦行差若病結積在內
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刳割病者飲麻沸散須臾便
如醉死無所知因頗取病若在腸中便斷腸湔洗縫

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間卽平復矣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強索火燒之佗死後操頭風未除操曰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操歎曰吾悔殺華佗令此兒强也

八編類纂

稗編

諸家類

地理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昌爲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洋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陬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洋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陵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曰河北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釋氏

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里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河源所著異同況世殊代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妄也逮世祖皇帝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

此漢家經世之事亦經世之文太史公尚少酬暢

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何九思一河源志序

夏書曰禹掘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于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瀦諸夏艾安功

施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
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渠漢
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于吳則通渠
三江五湖于齊則通菑濟之間于蜀蜀守冰鑿離碓
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
則用溉灌百姓饗其利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
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
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
令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
邸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

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亦秦
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閼之水溉
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于是關中爲沃野
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
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于是東郡大興
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
于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于是天子使汲黯鄭
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
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
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彊

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于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爲六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東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萎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蜀地從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沔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斗間百餘里以車轉從

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于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顏以絕商顏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

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窴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旰旰兮閭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

太史叙治河亦畧舉大概惜乎未之詳也

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
久不反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迂兮
浚流難搴長菱兮沈美玉河北許兮薪不屬薪不屬
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頹林竹兮揵石
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
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
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
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
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
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

言然其著者在宣房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
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上姑蘇望五湖東闚洛汭大
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
自龍門至于朔方且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
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司馬遷 河渠書
余安道海潮圖序其畧曰古之言潮者多矣皆下據
唐盧肇著海潮賦自謂極天人之論世莫敢非予嘗
東至海門南至武山廣州旦夕候潮之進退弦望視
潮之消息乃知盧氏蓋不知而作者也月之所臨則
水往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

潮平乎南北皆係於月、不係於日、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極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昏不盡非謂近於日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今通東南二海之盈縮、以誌其期、西北二海所未嘗見故闕而不紀、昔嘗候於海門、月加卯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旦而平、上弦則午而平、望已前爲晝潮、望已後爲夜潮

月加酉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日入而潮平、上弦則夜半而平、望則明日之旦而平、望已前爲夜潮、望已後爲晝潮、此東海之潮候也、又嘗候於武山、月加午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而平、望則夜半而平、上弦已前爲晝潮、上弦已後爲夜潮、月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潮平、上弦則日出而平、望則午而平、上弦已前爲夜潮、上弦已後爲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按余氏所以譏盧氏之失當矣、而所誌東南二海之潮候、亦可謂詳審、非不知而作也、但其所謂月之臨水往從之說、則亦盧氏

天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之見也月所在之處與海水不知相去凡幾萬里曾謂水有可以從月之理乎至曰潮漲潮平皆係於月亦未必然謂之皆與月相應可也謂係於月則拘矣及其論朔望春秋潮之極漲極大則又皆歸之氣數然後知向也水之從月潮係乎月之說皆未得爲通論也臨安志論潮其畧曰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降互爲抑揚方其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爲潮及其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爲汝然晝夜之攻擊乘日升降如應乎月

日臨於子則陽氣始升月臨於午則陰氣始升故也夕潮之期日皆臨子晝潮之期月皆臨午焉日月之會謂之合朔故月朔之夜潮日亦臨子月朔之晝潮月亦臨午焉以時有交變氣有盛衰而潮之所至亦因之爲小大當卯酉之月則陰陽之交也氣以交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月朔望之後則天地之變也氣以變而盛故潮之大也獨異於餘日是篇所論又不若盧氏余氏之猶有所主也右三家論潮之說獨以月與氣爲說者有可取而未盡也葢謂潮與月相應則可謂水往從月潮係乎月則不可謂水隨氣

而往來則可、謂水因氣而溢縮則不可、余氏候東南二海之潮、則平于南者常先、平于東者常後、每以三時爲差、既而博詢海上之行舟者、皆以爲惟近海有垠潮處、可以測潮之長落耳、巨海之中、茫無畔岸、欲知潮之長落、不過以北水南水候之而已、是故北水南來則爲長、南水北來則爲落、是測潮之長、必自北而南也、坎爲北方之卦、坎之象非水乎、是則北固水之定位也、潮之自北而南以此、雖然潮特有形之物耳、非有氣以運之、水亦不能以自行也、氣即水之氣耳、是故氣有翕張、則潮有長落、方其氣之始張於地

也、則水爲氣所擁而南奔、而潮長、張之極則水益南而潮以平、張極而翕、翕則水北還、而潮落矣、翕極復張、張極復翕、則潮又長而又落矣、氣之張於此也、有定所、則潮之長也、宜同時矣、是故東已平而南方生、南既平而東已落、東既落則北復生矣、氣之一翕一張如循環然、無停機也、潮之一往一來、應期不爽、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至於潮有大小早晚之異、則未得其說無已、則信以與月相應之言可也、惟潮大卯酉之月、則終莫知其故（嶺外錄江浙之潮自有定候欽廉之潮則潮望大潮謂之先水日止一潮謂之小水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遲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豈不異哉）

史伯璿辨三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亾常、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漢承百王之末、國土變改、人民遷徙成帝時劉向畧言其域分丞相張禹使屬潁川朱贛條其風俗猶未宣究、故輯而論之、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壄也、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屬焉、秦之先曰伯益、出自帝顓頊、堯時助禹治水、爲舜朕虞養育草木鳥獸、賜姓嬴氏、歷夏殷爲諸侯、至周有造父善馭習馬、得華騮綠耳之乘幸于穆王、封于趙城、故更爲趙氏、後有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汧渭之間、孝王曰、昔伯益知禽獸、子孫不絕、迺封爲附庸、邑之于秦、今隴西秦亭秦谷是也、至玄孫氏爲莊公、破西戎、有其地、子襄公、時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遷雒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賜受岐酆之地、列爲諸侯、後世穆公稱伯、以河爲竟、十餘世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阡陌、東雄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曾孫

政并六國稱皇帝貢力怙威燔書阬儒自任私智至于胡亥天下畔之故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詩風兼秦豳兩國昔后稷封邰公劉處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鄭國穿渠引涇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饒漢興立都長安徙齊諸田楚昭屈景及諸功臣家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彊幹弱支非獨爲奉山園也是故五方雜厝風俗不純其

世家則好禮文富人則商賈爲利豪傑則游俠通姦瀕南山近夏陽多陰輕薄易爲盜賊常爲天下劇又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放效嫁娶送死過度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自武威以西本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武帝時攘之初置四郡以通西域扃絕南羌匈奴其民或以報怨過當或以詩逆亾

論蜀類欠校

道家屬徙焉、習俗頗殊、地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爲天下饒保邊塞二千石治之咸以兵馬爲務、酒禮之會、上下通焉。吏民相親。是以其俗風雨時節。穀糴常賤。少盜賊。有和氣之應。賢於內郡。此政寬厚吏不苛刻之所致也。巴蜀廣漢本南夷秦并以爲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實之饒南賈滇僰僮、西近邛莋馬旄牛、民食稻魚、俗不愁苦而輕易淫泆柔弱褊隘景武間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及以好文刺譏賢慕權埶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亦未必然）鄉黨慕循其迹、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招）其教（如）相如爲之師（者可）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爲牂柯越巂、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民俗、畧與巴蜀同、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故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秦之分也、魏地觜觿參之分野也、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灪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鄢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爲三國詩風邶庸衛

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
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
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
邶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故
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聞邶庸衛之歌至十六世懿
公亾道爲狄所滅齊桓公帥諸侯伐狄而更封衛於
河南曹楚丘是爲文公而河內殷虛更屬于晉康叔
之風既歌而紂之化猶存故俗剛彊多豪傑俊奪薄
恩禮好生分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
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周武王子唐叔在母未生武王
夢帝謂已曰余名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及生
名之曰虞至成王滅唐而封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
子燮爲晉侯云故參爲晉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
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皆思奢儉之中念勿生之慮
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
寘諸河之側自唐叔十六世至獻公滅魏以封大夫
畢萬滅耿以封大夫趙夙及大夫韓武子食采於韓
原晉於是始大至於文公伯諸侯尊周室始有河內
之土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
諸侯是爲三晉趙與秦同祖韓魏皆姬姓也自畢萬

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徙都大梁故魏亦號爲梁七世爲秦所滅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也今之河南雒陽穀成平陰偪師鞏緱氏是其分也昔周公營雒邑以爲在于土中諸侯蕃屏四方故立京師至幽王洛褒姒以滅宗周子平王東居雒邑其後五伯更帥諸侯以尊王室故周於三代最爲長久八百餘年至於赧王乃爲秦所兼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而南北短短相覆爲千里至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又爲諸侯所侵故其分地小周人之失巧僞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憙爲商賈不好仕宦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周之分也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陳鄭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皐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本周宣王弟友爲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爲鄭鄭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四方之國非王母弟甥舅則夷狄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子男之國虢鄶爲大恃勢與險崇侈貪冒君若寄帑與

賄、周亂而敝、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辟伐罪、以不克矣、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楚、重黎之後也、黎爲高辛氏火正、昭顯天地以生柔嘉之材、姜嬴荆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能禮於神以佐堯、伯益之後也、皆不失祠而未有興者、周衰將起不可偪也、桓公從其言、乃東寄帑與賄虢會、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於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會之地、右維左洫、食溱洧焉、土陋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自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陳國今淮陽之地、

陳本太昊之虛、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太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陳雖屬楚、於天文自若、其故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韓自武子後七世稱侯、六世稱王、五世而爲秦所滅、秦既滅韓、徙天下不軌之民於南陽、故其俗奢奢上氣力、好商賈漁獵、藏匿難制御也、宛西通武關、東受江淮、一都也、宣帝時、鄭弘召信臣爲南陽太守、治皆見紀、信臣勸民農桑、去末歸本、郡以殷富、高士宜好文法、韓延壽爲太守、先之以敬讓、黃霸繼之、教化

大行獄或八年以重罪因南陽好商賈召父富以本業潁川好爭訟分異黃韓化以篤厚自東井六度至九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趙地鶉畢之分墜趙分晉得趙國北有信都眞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鄭州鄉東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渤海郡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本韓之別郡也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皆趙分也自趙夙後九世稱侯四世敬侯徙都邯鄲至曾孫武靈王稱王五世爲秦所滅趙中山地薄人衆

猶有沙丘紂淫亂餘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伉慨起則推剽掘冢作姦巧多弄物爲倡優女子彈絃跕躧游媚富貴徧諸侯之後宮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其土廣俗雜大率精急高氣勢輕爲姦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娶送死奢靡漢興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爲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鍾代石北迫近胡寇民好氣爲姦自全晉時已患其剽悍而武靈王又益厲之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爲他州劇定襄雲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徙其民

鄙朴少禮文好射獵鷹門亦同俗于天文別屬燕燕地尾箕分壄也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其後三十六世與六國俱稱王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鷹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稱王七世秦欲滅六國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荆軻西刺秦王不成而誅秦遂舉兵滅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初太子丹賓養勇士不愛後宮美女民化以爲俗至今猶然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取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爲榮後稍頗止然

（宜、其、及、也　豈、爲、愛、賓、容、）

終未改其俗愚悍少慮輕薄無威亦有所長敢於急人燕丹遺風也上谷至遼東地廣民稀數被胡寇俗與趙代相類有漁鹽棗栗之饒北隙烏丸夫餘東賈真番之利玄菟樂浪武帝時置皆朝鮮濊貉句驪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没入爲其家奴以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取無所讐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及內郡賈人往往以杯器

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
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
哉人賢之化也夫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
歲時來獻見云自危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
燕之分也齊地虛危之分野也東有甾川東萊琅邪
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
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少
昊之世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山則湯時有逢公殷
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爲諸侯國此地至周成王時薄
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爲太
公詩風齊國是也臨甾名營丘古有分土以分民太
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通勸以女工
之業通漁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五世桓公用管
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
歸故其俗彌侈織作氷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
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
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奢
奢朋黨言與行謬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
縱使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
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

民至今以爲恪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
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
世必有簒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彊臣田和所滅
（不可訓）（此語亦）
而和自立爲齊侯、初和之先陳公子完有罪來奔齊
齊桓公以爲大夫、更稱田氏、九世至和而簒齊、至孫
威王、宣王五世爲秦所滅、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
其中具五民云、魯地奎婁之分墜也、東至東海、南有
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
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
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
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旣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
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斷如也、孔子閔王道將
廢、迺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
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樂、上禮義、重廉耻、周公始
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
世寖弱矣、故魯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
氏逐昭公、陵夷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然本大
國、故自爲分墜、今去聖久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
序衰壞、地陋民衆、頗有桑麻之業、阨林澤之饒、俗儉
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僞、喪祭之禮文備實寡、

然其好學猶愈於他俗漢興以來魯東海多至卿相東平須昌壽良皆在濟東屬魯非宋地也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良皆宋分也周封微子於宋今之睢陽是也本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也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其後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餘世爲宋所滅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惡衣食以致畜藏宋自微子二十餘世至景公滅曹後五世亦爲齊楚魏所滅參分其地魏得其梁陳留齊得其濟陰東平楚得其沛故今之楚彭城本宋也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宋雖滅本大國故自爲分野沛楚之矢急疾顓已地薄民貧而山陽好爲姦盜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墜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衛本國既爲狄所滅文公徙楚丘三十餘年子成公徙於帝丘故春秋經曰衛遷於帝丘今之濮陽是也本顓頊之墟故謂之帝丘夏后之世昆吾氏居之成公後十餘世爲韓魏所侵盡亾其旁邑獨有濮陽後秦滅濮置東郡徙之於野王始皇既并天下猶獨置衛君二世時乃廢爲庶人凡四十世九百

年最後絕故獨爲分野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漢興二千石治音亦以殺戮爲威宣帝時韓延壽爲東郡太守崇禮義尊諫爭至今東郡號善爲吏延壽之化也其失頗奢靡嫁娶送死過度而野王好氣任俠有濮上風楚地翼軫之分墜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及漢中汝南郡盡楚分也周成王時封文武先師鬻熊之曾孫熊繹於荊蠻爲楚子居丹陽後十餘世至熊達是爲武王寖以彊大後五世至嚴王總帥諸侯觀兵周室并吞江漢之間內滅陳魯之國後十餘世頃襄王東徙于陳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爲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而亡積聚飲食還給不憂凍餓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而漢中淫失枝柱與巴蜀同俗汝南之別皆急疾有氣勢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吳地斗分墜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也殷道既衰周大王亶父興岐梁之地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少曰公季公季有聖子昌太王

欲傳國焉、太伯仲雍辭行采藥、遂奔荆蠻、公季嗣位、至昌爲西伯、受命而王、太伯初奔荆蠻、荆蠻歸之、號曰句吳、太伯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爲北吳、後世謂之虞、十二世爲晉所滅、後二世而荆蠻之吳子壽夢盛大、稱王、其少子則季札、有賢材、兄弟欲傳國、札讓而不受、自太伯壽夢稱王、六世闔廬、舉伍子胥孫武爲將、戰勝攻取、與伯名於諸侯、至干夫差、誅子胥、用宰嚭爲粤王句踐所滅、吳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劒、輕死易發踐、既滅吳後六世爲楚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潮

又擊楚徙壽春、至子爲秦所滅、壽春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與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初淮南王異國中民家有女者、以待游士而妻之、故至今多女而少男、本吳越與楚接比、數相并兼、故民俗畧同、吳東有海鹽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

亦江東之一都會也豫章出黃金然董董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江南卑濕丈夫多夭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獻見云粵地牽牛婺女之分壄也今之蒼梧林合浦交阯九眞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後二十世至句踐稱王與吳王闔廬戰敗之檇李夫差立句踐乘勝復伐吳吳大破之棲會稽臣服請平後用范蠡大夫種計遂伐滅吳兼并其地度淮與齊晉諸侯會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使賜命爲伯諸侯畢賀後五世爲楚所滅子

孫分散君服于楚後十世至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興復立搖爲越王是時秦海南尉趙佗亦自王傳國至武帝時盡滅以爲郡云處近海多犀象璅琅珠璣銀銅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會也自合浦徐聞南入海得大州東西南北方千里武帝元封元年畧以爲儋耳珠厓郡民皆服布如單被穿中央爲貫頭男子耕農稻禾種紵麻女子桑蠶織績以馬與虎民有五畜山多麈麋兵則矛盾刀木弓弩竹矢或骨爲鏃自初爲郡縣吏卒中國人多侵陵之故卒數歲一反元帝時遂罷棄之自日南障

塞徐聞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國、又船行可四月、有邑盧没國、又船行可二十餘日、有諶離國、步行可十餘日、有夫甘都盧國、自夫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畧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異物、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譯長屬黃門、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所至國皆稟食爲偶、蠻夷賈船、轉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殺人、又苦逢風波多弱死者、數年來還大珠至圍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輔政、欲耀威德、厚遺黃支王、令遣使獻生犀牛、自黃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黃支之南、有已程不國、漢之譯使自此還矣（班地理志）

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爲險、本朝以兵爲險、故也、本朝懲五季之弊、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此所謂以兵爲險者也、夫以兵爲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于時變矣、夫農之家、建、

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十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殊則所托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大賈之術而欲托大農之地也論大梁可都

且天氣鍾爲吉壤猶氣鍾爲鉅賢鉅賢之身既亾清明之氣斯散未有傷其一手一足而是氣之行乎其一身者俱斷喪者也今因一岡一壠之變置而謂一都會舉然豈理也哉今夫人有一畝之宮欲使人居宅猶必愼擇其人之克負荷者斯舉而授之矧金陵之墟王者之都天造而地設不有聖人其肯輕畀之乎彼晉宋齊梁陳南唐之君乘時割裂竊而據之皆非天授既不足當王氣之盛又安能乘生氣之聚余固知天地閟藏其風氣之完厚於數千年之久以待今天子之興而作都也觀前此之國於斯者殫其智力弗克混合而今鴻業告成朔南爲一幅員之廣振古所無則天意豈不昭乎休哉萬年無疆之業固不待望氣者而知王氣之鬱葱不必陰陽家而知生氣

之克周也 蘇伯衡 論金陵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七十五

稗編

諸家類 文

藝文

昔仲尼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殺亂（亦非患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以六經正之何患其殺亂而付之焰）

天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
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
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
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
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
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
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
要、以備篇籍、蒐文志
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
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

史闕文是史家一大事

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
書御史史書令史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
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
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
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史籀篇者、周
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
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
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大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
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
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

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幷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書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畧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

幷列焉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書契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

諸子皆有正名實之（耕戰等事皆卓然可行不止于明分）

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
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
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
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
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
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
所聞也史記六家論

答東平求諸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
而諸子襍詭術也諭諸子

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
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
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
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何謂也又曰金千土則五穀
傷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鵝當鳧祠祀宗廟
仲舒曰鵝非鳧鳧非鵝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
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
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
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春秋繁露

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
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

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此意（春秋決事比）

永心葉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嬙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蠡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帥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鼂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劉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紬矣然自咎相承亶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上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一作太過）執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

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
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衰徵之苛斂陳氏
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
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
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
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管子
黃震曰太抵管子之書其別有五心術內業等篇皆
影附道家以爲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隱語以爲
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使果出於管子則
亦謬爲之以欺世殆權術之施於文字間爾非管子

之情也管子之情見於牧民大匡輕重之篇然牧民
之篇最簡明大匡之篇頗粉飾輕重之篇殆傳會伐
菹薪冬煮鹽三萬六千鍾爾謬稱劫農而春禁之使
價長至十倍乃糶之於鄰國得黃金萬一千斤復請
於周以黃金賀獻使金價百倍焉築陰里三牆九門
使玉人刻爲璧者乃石爾謬請於周非形弓石璧不
得朝獻而使天下諸侯盡輸金殊穀帛於齊以易石
璧焉北郭掘闕而得者一龜爾謬以十乘之使百金
之裝賜其家爲中大夫名其龜曰無貲之寶以賀丁
氏栗三軍之師五月之糧貿至四千金焉凡其張無

爲有善於富國如此穀賤將流而他也則以石璧聘
國京之家而民爭藏穀民貧無以償貸也則以石璧
聘稱貸之家而人皆折券士大夫之家不恤其族也
則滅城陽大夫之位而人皆散財發粟死事之後無
以賞之也則編素朝豪家使爭藏粟爲備俟賈長四
十倍而官出四十倍之粟以振之凡其轉虛爲贏善
於是民知此通桓莊之水以致鳧鳥商人挾九彈而
商以貧沐途匄之樹以絶遊息農人皆務本業而農
以富（沐去樹枝也）商重農輕則下令藏穀而農商以平西
饑東豐則稅錢准穀而東西以平藏粟者不出則下

令出師俾有粟者不行於是盡知囷窌之數丐粲多
匿穀則下令聘鴟鵄之所在而民皆習遠射於是士
無匿穀之患皮幹筋角之徵重則下令高杠柴地車
馬罷絕皮幹筋角委積而諸侯之牛馬皆來凡其量
低與昂善於權民物之宜如此而又推其術以殘鄰
國焉嘗一朝粜賞四萬二千金即以虛聲攻菜而盡
幷其地魯梁出綈則身先國人以衣綈使魯梁皆棄
農而織綈俟其田荒則脩賤之閉關不與通魯梁民
饑歸齊者十六而魯梁服菜莒生柴則鑄金鏡上以
市柴使菜莒皆棄農而採柴俟其田荒則脩止之閉

關不與通萊莒民飢歸齊者十七而萊莒服鹿生於
楚狐白出於代器械出於衡山則買鹿買狐白買器
械使其國皆棄農而爭應之民既饑因而歸齊楚與
代與衡山又皆服不寧惟是龍鬬而稱天使臨郊亦
因以動人侯之朝彗出而稱國有大事亦因以哀百
姓之積凡皆駕虛翼空隨物生智其在國者則神之
以富其國其在隣者則愚之以戕其鄰雖其在天者
亦假之以威動天下而獵取爲利顛倒一世要皆多
爲之術以成其私至若欲魚價之增而立五厲之祭
幸柴價之增而賀北澤之燒古人之教莪斋不過使

之自養令顧色色鼓舞之以爲已利甚至鹽計食口
鐵刀耒耜每加分以盡其利其亦瑣屑甚矣故疑其
爲附會抑此以其政言也若其書載鮑叔薦仲與求
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時三弊臨死戒
勿用豎刀易牙開方等說皆屢載而屢不同或本文
刻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云十日齊戒以
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旬而後諫自相
矛盾若此不一故曰麗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楊
慎序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復加一辭矣張
巨山謂其心術內業等篇爲管氏功業所本意巨山

好道家學故云爾（莫震論管子）

晁氏曰秦公孫鞅撰鞅衛之庶孽好刑名之學秦孝公委以政遂致富強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書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二篇太史公既論鞅刻薄少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正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恃恃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商子）

黃震曰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凡先王之道爲亂而兼取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刻焉至謂妻子亦害已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疎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誰將汝容耶送死秦獄愚莫與比老聃氏自全自利一切無情之流弊亦詎料至此噫亦可悲矣然觀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往往故

爲無稽寓言以相戲劇彼其爲是言者亦未嘗自謂
眞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爲
眞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何韓非之說具在而
不察耶韓非子
高氏子略曰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春秋驗之按
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歂嗣子太叔爲政明年殺鄧
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歂嗣於是爲不忠效其行事
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
又曰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其意義蓋有出於申
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

四字不過是譬喻耳何煩駁也

其操兩奇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法而子產
誅之蓋既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是
禮義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鄧析
世所傳公孫龍子六篇龍蓋趙人當平原君時曾與
孔子高論臧三耳至其著堅白同異欲推之天下國
家使君臣上下徇名責實而後能治者可謂詳矣自
太史公劉向班固之徒率稱其出古之禮官春秋戰
國之際士大夫咸昧於義理之中而專以利害爲說
文姦言飾譎行日馳騖於他岐泥溺於外物而卒至
背畔於大道之統紀敝敝焉各不統實老子亦曰名

者實之賓也公孫龍蓋有審於是而言之或過是以頗滯於析辭而反闇於大體察焉而無用辨焉而不急鄧析之兩可惠施之多方皆是物也（公孫龍子）

伏犧氏以木王五行以生爲序神農以火黃帝以土少昊以金顓帝以水帝嚳以木堯火舜土夏金湯水周以木漢以火漢律曆志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閒師古注曰秦爲閏位不當五德之序漢火傳魏土晉金也（論秦爲閏位）

赤烏飛魯門圖錄云得麟之後天墜血書魯端門明日血書飛爲赤烏言漢代周也夫子見薪采者獲麟

孔子按圖錄知劉季代周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然火之意孔子絕筆於春秋者起木絕火王明周木當受漢也（周漢德運）

晉武帝泰始元年有司奏王者祖氣而奉其始終晉於五行之次應尚金金生於巳事於酉終于丑宣祖以酉日臘以丑日改景初曆爲泰始曆奏可（晉尚金）

史臣案鄒衍五德周爲火行衍生在周時不容不知周氏行運且周之歷年八百秦氏即有周之建國也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據以爲言不得出

此二家者假使即劉向之說周爲木行秦氏代周改其行運者以相勝則克木者金相生則木實生火秦氏乃稱水德理非謬然斯則劉氏所證爲不值矣臣以爲張蒼雖是漢臣生與周接司秦柱下備覩圖書且秦雖滅學不廢術數則有周遺文雖不畢在據漢水行事非虛作賈誼取秦云漢土德蓋以是漢代秦詳論二說各有其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爲一代論秦漢雖殊而周爲火一也然則相勝之義于事爲長若張蒼黜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賈誼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五德更旺相勝相生之義

雍熙元年四月布衣趙垂慶上書言本朝當越五代而上承唐統爲金德若梁繼唐傳後唐至本朝亦合爲金德別自國初符瑞色白者不可勝紀皆金德之應也宋起運之說

徐鉉議國初祀赤帝爲感生帝于今二十五年豈可輕議改易又云梁至周不合迭居五運欲國家繼唐爲金德且五運迭遷親承曆數質文相次間不容髮豈可越數姓之上繼百年之運此不可之甚也其二

張君房議太祖禪周之歲歲在庚申夫庚者金也申

居西方金位納音是木蓋周氏稱木爲二金所勝之
象也大宗登極之後詔開金明池於金方之上陛下
履極丹徒貢白鹿姑蘇進白龜條支之雀來潁川之
雉至臣又聞當封禪之時魯郊貢白兎鄆上得金龜
皆金符之至驗也其三
謝鋒議國家膺開兌之慶執敦厚之德宜以土瑞而
王天下然推其終始傳承周之木德而火當其次且
宋梁不預正統者謂莊宗復興于後自石晉漢氏以
及于周則李昇建國于江左而唐祚未絕是三代者
亦不得正其統矣晉者泰祚促而德暴不入正統考
諸五代之際亦是類矣國家誠能下黜五代紹唐之
土德以繼聖祖亦猶漢之黜秦興周之火德以繼堯
者也夫五行定位土德居中國家飛運于宋作京於
汴城萬國之區矣其四

術數

其書出於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
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
子九聖之所增演以廣其意又有七經緯三十六篇
並爲孔子所作幷前合爲八十一篇而又有尚書中
候洛罪級五行傳詩推度災紀曆樞含神霧孝經鉤

命決援神契雜讖等書漢代有郗氏袁氏說漢末郎
中郗萌集圖緯讖讌占爲五十卷謂之春秋災異宋
均鄭玄並爲讖律之註然其文辭淺俗顚倒舛謬非
其實錄起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圖讖興遂盛行於世
漢時又詔東平蒼正五經章句皆命從讖俗儒趨時
益爲其學篇卷第目轉加增廣言五經者皆憑讖爲
說惟孔安國毛公王璜賈逵之徒獨非之相承以爲
祆妄亂中庸之典故因漢魯恭王河澗獻王所得古
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當世之儒又非毀
之竟不得行魏代王肅推引古學以難其義王弼杜

預從而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至宋大明中始禁周讖
梁天監以後又重其制及高祖受禪禁之愈切煬帝
即位乃發使四出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皆焚
之爲吏所糾者至死自是無復其學秘府亦多散亡

緯書序

所謂河洛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圖坤靈圖通卦
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璇璣鈐考靈曜刑德放帝
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紀曆樞含神霧也禮緯
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叶圖
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

包文耀鈞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已說題辭引讖緯之說起於哀平王莽之際莽以此濟其篡逆公孫述效之而光武紹復舊物乃亦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之甘心與莽述同智於是佞臣陋士從風而靡賈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作大予樂大儒如鄭玄專以讖言經何休又不足論矣二百年間惟桓譚張衡力非之而不回也魏晉以來其學寖微矣考唐志猶命其源實出於此隋唐以來諸書皆云惟易緯僅存者如此存九部八十四卷今其書

及孔氏王義或時援引先儒蓋嘗欲刪去之以絕僞妄矣使所謂七緯者皆存猶學者所不道況其殘闕不完於僞之中又有僞者乎　論緯書

天文星曆五行之說尚矣黃帝風后漢河上公有三命一家藝文志不著錄也梁陶弘景始述三命抄略唐僧一行桑道茂劉孝恭成精其術韓退之言李虛中善用人年月日時知人命貴賤壽夭者是已貞元初李弼乾又推十一星行曆後傳終南山人鮑該曹士蔿世係之星曆所謂十一星者日月五星四餘是也然而天體至圓二十八宿與之為經日月五星皆

動物也且相循環運轉乎三百六十五度有畸之內與之爲緯尚書堯典考四仲中星各以時異秦漢以來諸儒又推十二次度數十二國分野及所入州郡躔次乃若有一定不可易之處是何天運之常旋地維之不動者又若是參差不齊也哉晉天文志天市東南有十二國星其星有變各以其國將天之所覆至廣華夏之所占特東南牛女二宿之下歟此十二國星又與前十二國之分野異矣意者牛女二宿當十二次則爲玄枵星紀之交當十二國則爲齊吳濱海之地天運之常旋者本不常居地維之不動者固有定屬也然雖其極居天之中常在人北北斗實爲帝居運乎中央亦處人北蓋嘗北至幽州碣石之野斗極且當人上北過居庸西渡淩水北斗已南迤而下人且背之而馳矣由是觀之華夏之所占者豈直東南十二國星哉未可以堅論也日君象也行則有常月五星臣象也行則無常蓋日之常行也則有中道曆家所謂黃道是已月五星既無常行乍南乍北或贏或縮且或不出於周天二十八宿黃道之度而雜犯乎河漢內外諸星此又豈可以區區算數多少測之哉他則紫氣以祥彗孛以妖羅睺計都以蝕神

首尾古未嘗與七政並列春秋之書星孛或入北斗或在大辰本是妖星爲異老子之出函谷紫氣臨關亦是氛祲禘占王朴五代欽天曆又謂蝕神首尾僅行於民間小曆而已今其說一本之都利聿斯經都利盖都賴也西域康居城當都賴水上則今所謂聿斯經者婆羅門術也李弼乾實婆羅門伎士而曹士爲又作民間小曆者此其爲術固異於甘石之舊矣夫以天地陰陽之合散而庶人庶物莫之能遺氣賦之形理賦之性性之體本粹然至善者也氣之運壁之草木春而榮秋而槁倏而凝聚忽而澌盡亦其宜者苟不推之以一理之同而徒役之以多術之異不亦未乎嚴陵王生乃以範圖要訣一卷示予其法皆原於易又有過於三命十一星之外者列之以千百十零附之以氣名體性尤與潛虛擬玄者合也此其最近於理者數將其人之創爲是法者亦且有得於河洛圖書之奧者歟故予又特采別說以序之王氏範圖

天以二十八宿爲體體則爲經有定所而不可易以五星爲用用則爲緯恒絡繹乎其間或遲或留或伏或逆固有常度而可以理測苟謂躔某宿則吉曆某

宮則凶猶或可言也設其星有變其行不依常經而犯乎河漢內外諸星又將何以占之哉或如前所謂生同一時者其躔次無不同吉與凶又何懸絕哉秦漢以來諸儒推十二國分野十二次度數及其所入州郡躔次毫釐若無差忒者既可占國豈不能占人乎曰天運地維動靜不同故先正云有分星而無分野占國者不可盡泥也占命乎

祿命辨

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

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贈徐仲遠序

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之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豫且得我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衛平乃援式而起對曰今昔壬子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窪濛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與

使者問豫且卽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
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雷雨並起風
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廂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
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上縮頸而却復其故處元
王見而怪之問衛平對曰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
而却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趣駕送龜衛平曰龜者
天下之大寶也先得此龜者爲天子且十言十當十
戰十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元王曰龜在
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
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

爲無德奈何勿遣衛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
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王雖還之江河必怒務
求報仇淫雨枯旱其罰必來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
嘆曰暴得者必暴亾彊取者必後無功寡人安事此
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衛平對曰人或忠信而不如
誕謾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今
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
王何憂焉元王曰禍不妄至福不徒來福之至也人
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
間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龜大寶也爲聖人

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於是擇日齋戒乃刑白雉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使工占之所言盡當元王之時衛平相宋宋國最強龜之力也故云神龜能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網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巫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變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又奈何責人于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位見食於蝦蟆蝦蟆辱於鵲蝪（能制虎見鵲仰地）鵲於卽且（卽且似蝗大腹食蛇腦）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疎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物安可全乎（龜筮傳）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宜以配季後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封以大國隋文帝

相工來和輩數人亦有當爲帝者後墓竊果得之誠
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至爲后凡二十餘年間
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
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
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
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禍耶
爲禍耶一男子爲楊氏之禍耶爲福耶得一時之貴
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呂氏楊氏之
禍乃可爲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不欲爲
況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

呂氏楊氏知卿爲大儒矣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又癸丑以一女子一男子倫稱位號不三之
壯老嫂兒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爲呂氏之福耶爲
爲福耶得一男子爲楊氏之福耶爲福耶得一男子爲
滅門世之族被知相法
測乃可爲高明人矣
呂刀驚刀吹「卽萬大測矣